國朝名臣錄 利一

國朝名臣言行録別集

卷之一

卷之二

崔 傅 錦南　　金駙孫 濯纓

李宗準 慵軒　　茂豐副正摠 西湖主人

朴漢柱　　李繼孟 文平 墨巖

李 穆　　任熙載 勿巖

許 磐

國朝名臣言行錄別集卷之一

金宗瑞

字國卿號節齋順天人 太宗五年乙酉登第 世宗朝拜咸吉道都節制使官至左議政癸酉被禍

世宗元年江原道行臺監察金宗瑞啓原州處十二邑民飢請蠲租稅上從之卞季良以為不可上曰為人君者聞民飢死尚徵租稅誠所不忍况今舊穀已盡開倉賑濟猶恐不及反責租稅於飢民乎既遣監察視民飢饉而不蠲租稅復有何事為實患乎

上謂金宗瑞曰卿嘗為言官數言諫諍事不置是不度予

本心也予為一國之主不能庇一兀乎

癸丑十一月以金宗瑞爲咸吉道都節制使命拓北邊創

立城堡(並日錄)

丁巳十一月金宗瑞上言曰竊惟儒者皆謂待夷之道来

則撫之去則不追不結怨不生釁又謂和親爲貴得此

計者安失此計者危臣亦居常每謂如斯而已今出守

北邊與胡虜雜處目擊耳聞察知其情胡人千態萬狀

不可以執一論也無恩無以悅其心無威無以畏其志

恩過則驕威過則怨怨而致亂者畏威而或不敢動驕

而爲患者經㥘而益肆其毒恩威固不可偏廢也今虜

源之賊擧多愁濱江兀狄哈近在我境食我魚鹽衣我布帛一朝忘我大德潛結童巾兀狄一二人無故入侵殺我人民虜我人畜造攻自彼釋此不伐彼以為畏怯將曰朝鮮可伐也人民可虜也後日肆毒有甚此日非獨此賊諸胡窺伺效此而繼起則邊氓之禍將不勝言臣願來秋八九月之交遣本道精兵四千募兀良哈斡朶里之結怨於兀哈者以為鄉道分送往征則師直而壯何慮不克臣以不才既受節鉞實踰涯分恒懼不稱豈又希功慕爵敢為此擧天地神祇實所鑑臨 上覽之御思政召承旨辛引孫曰此書辭語至切然近來災

異類見年歉人飢且北方人心未集不可輕擧

金宗瑞上言曰斡朶里童者音波言兀察及兀良哈卜兒看都兒温等與忽刺温結好欲於明春虜掠人民移居遠處又斡朶里馮自和言我斡朶里等憚李節制使威嚴皆欲移居遠處今會寧節制使李澄玉以者音波之言來告臣因謂曰兀察奸謀非一朝一夕此賊終必為患我國知之恨不早除也前日欲因事誅之沈道源鄭欽之等止之故不即誅之乃今深悔焉今可速啓誅其酋長三四人仍撫恤其衆擇立管秃三歲子為酋長使有統屬則大姦去而斡朶里兀良哈之類各安其心此

策之善者也或盡滅之無遺種以絶後日之患策之尤
善者也失此事機則悔將何及其言迫切不但已也臣
以謂今新設四邑惟會寧築石城其餘皆不築且粮餉
未足恃未甚固軍卒未甚衆而西有忽剌溫北有妲直
皆已結怨彼皆乘隙而窺伺矣且如澄玉之討能執凡
察而誅之餘黨得無驚動乎何異刺人之父而殺之撫
其子欲安寧有是理哉不惟其類凡良哈亦曰今日凡
察明日次及我矣相與搆禍則非徒更生一賊將結遠
近凡良哈同謀駕禍於我臣恐庚寅之禍復作矣大抵
遠賊其來也遲其去也速又未知我之虛實故其防之

或易近賊則我之山川險夷道路迂直人民居處靡不
究知乍侵乍去變動莫測故其禦之也亦難臣又思之
者音役之言或出於偽未可知則不可盡信自和之言
或出於眞未可知則不可偏疑况兀察以復通信兒帖
哈之故自來具告又其往還皆使人來告似不隱其情
今無因遽誅亦以為疑又如澄玉之計殄滅之無遺種
則宜無後患矣斡朶里八百几良哈數千之衆可一一
盡誅乎成敗未可知也恐我兵動日彼兵亦動邊民之
禍不日而起矣臣又思之高麗臣尹瓘誘殺女眞婁立
奇功雖建九城莽復失之本朝臣鄭承祐誘殺八指揮

遂熾其毒挈以開庚寅之禍此亦可鑑矣假使者音彼
之言實則當其移徙之時固我守城整我兵衆四鎮無
虛隙之處臣亦率兵數千屯于鏡城與諸鎮相爲犄角
徐觀其勢預定我計及其還徙剽竊之迹乍見目而追
討可也彼知我兵察我固守雖有異志莫敢動則此伐
謀之一端也然澄玉北湖宿將智勇過人慮事周密臣
本書生不閑軍旅作事迂拙伏望裁擇 並海東野言
重書密諭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曰初留居慶源之民
告于朝曰古慶源之地宜牧宜農且有江易守請還居
之又有言曰古之爲國者務廣其地公 嶮鎮以南不可

棄也癸丑之冬適有兀狄哈破殺管禿父子而斡木河
無酋長矣時議者之言曰會城不可棄也機會不可失
也宜沿江設鎮高其郛郭多其軍民以耕以守若大明
或別有處置則後悔無及議者曰龍城要害之地也以
為關塞則我可以高枕而卧則又不然龍城以為塞則
野人之居亦以龍城為限吉州以為塞則野人之居亦
以吉州為限無有窮極也况龍城之南入寇之路非一
二予之取舍本末如此卿所知悉也不意昨年大雪次
年大疫人口頭畜多物故矣去年賊變被虜被殺亦不
少矣雖然予意猶以為成大事者不計小害然今之備

賊非昔日之比也賊不來則已來則必千萬爲群恣行
無忌若欲但守城砦勿與之校則後日之禍無窮矣予
深居九重北軍之事遙度而已未詳其實卿於此事慮
之熟矣卿其商度利害宗瑞密爲書以啓曰臣竊聞盛
德廣被日闢國百里者不爲不多而莫盛於周文窮兵
黷武拓地千里者亦不爲不多而莫甚於漢武又有暗
弱衰薾日蹙其地者固不足道也然以德闢國者易得
難失以力拓地者難得易失事同而道不同也高麗始
祖力能統合三韓威不及於朔方只以鐵嶺爲界其在
睿宗謀臣騁智請翦戎醜遂置九城然旋得旋失 太

祖天縱聖武起於朔方奄有大東南盡于海西北抵于鴨綠東北至于豆滿爰置孔鏡吉端青洪咸七州誠東方闢國以後未有之盛業也　太宗繼世道洽政治漸磨既久夷化爲民俗革於善維持鞏固莫敢誰何旁回昇平日久守臣失禦鏡城以北陷爲賊藪　太宗軫念姑置慶源於富居微示復舊之意其攘斥夷狄恢復土疆是在　聖上繼述耳曩者在朝群臣獻議曰盛慶源於龍城則北方措置得宜而民弊盡去矣聖上以爲祖宗所守雖尺地寸土不可棄也固執以爲不可不從群議欲後其議復起喧囂不已乃令微臣往議大臣加

置寧北鎮于石幕以定界域臣今在此方無處不見無言不聞閭居石幕皆非限域之處龍城亦非關塞之地議者曰龍城如秦之函谷阨險無比若守於此則胡人不敢向我而售姦我民可以安枕而肆志矣是大不然無水可阻何以設險無山可據何以為固眞所謂四散四戰之地也若以四邑要衝宜作大鎮以為主將之所以為四邑之援則然矣尙如議者之言以龍城為界猶未免侵馮之患則後之議者必以磨天嶺為界而又未免則乃以鐵嶺為界而後已前朝之事可鑑矣臣又聞歷代帝王莫不重肇基之地漢之豐沛唐之晉陽蓋可

矣乘 先祖之地而不守忌陞基之地而不復則謂之肯構肯穫而謂其有後乎善繼善述而承其前烈乎抑以龍城為界者有一不義二不利歟 先祖之地一不義也無山川之險一不利也無守禦之便二不利也以豆滿為限者有一大義二大利復興王之地一大義也據長江之險一大利也有守禦之便二大利也然則欲以龍城為界者偶未之思耳況初年之雪雖云大矣而頭畜不甚斃損次年之疫雖云大矣而人民不甚死亡若如議者之說則農牛戰馬從何以出軍卒之多餘丁之衆尚不減於舊額又何嫌其說之過情不待明者而

可知也且以去年之事言之其禍雖曰重矣比之興倌
之身親承祐之覆軍龍城之大敗固有間矣九年之水
七年之旱無損於堯舜之盛德五十萬之匈奴四十萬
之突厥何害於漢唐之大功況寇不過於一年賊不滿
於數千則何憂何懼第緣聖美神妙不難一吏不刑一
民數萬之衆纔閱月而畢集於新地大事易就新邑永
達其與旋得旋失者不可同日語矣不意浮薄之徒假
托初年之大雪次年之大疫脅動浮言煽惑人心安者
欲動止者欲行幾乎沮大事而喪前功矣幸賴　聖上
之明斷浮言自殄民心自安加以至仁浹洽寒者以衣

飢者以食民困於役而忘其勞卒困於戍而忘其苦古人有言曰暴民不由其上則民懷敵愾之心又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是已今日之築城郭專以鞏固藩屛也今日之戍邊圍亦欲禦賊而安我民也然則今日之事非獲已不已而輕用民力也非好大喜功而窮兵黷武也自古在外建事之臣必遭讒謗不能脫禍者多矣前朝尹瓘盡其一身瓘以臣室大功發守未免況臣無尺寸之功又無建事之才而所為多舛寧不寒心 上即遣中官嚴自治慰諭曰今見卿書北方之事予無憂矣賜御衣一襲國朝寶鑑

庚申金宗瑞設四鎮徙南民以實之初宗瑞置四鎮朝議多有異同宗瑞力主不回議者請宗瑞以有限之人力開不可成之役罪可誅也　上曰雖有寡人若無宗瑞不足以辦此事雖有宗瑞若無寡人不足以主此事堅執不撓及是宗瑞既設四鎮日置酒張樂大饗將士吏民苦之膳夫屢置毒不能殺一日夜宴有反側之徒射中酒樽左右驚擾宗瑞自若人請其故宗瑞曰奸人試我耳何能為哉日月錄

宗瑞母死　上馳馹召宗瑞且賻織與棺槨過百日後起復使還任宗瑞辭不許令政院勸肉送之東閣雜記

金宗瑞在北門之日爲政嚴厲用度豪侈凡一宴犒將百人皆殺牛御大饌或譏其不節金曰北塞爲國興王之地　祖宗所欲恢而未果今幸拓疆將士十年遠戍不若是無以慰之况作事之始不可以凉今雖用一牛脚後十數歲則雞脚亦不贍矣將士謳歌思歆則誰與固圉乎觀者不敢言

黃翼成喜當國之日公爲戶兵判每有一事差錯則翼成呵責或因立史公甚困焉孟相思誠聞曰金某一代名卿公何摧抑甚也黃曰此乃玉成宗瑞也宗瑞性亢氣銳他日居吾等之位不自愼重則僨事必矣摧折激厲

俾飭其志非敢相厄後黄允退擧公自代云 備考

曾山癸酉皇甫仁金宗瑞鄭苯爲三公而宗瑞多智略時目爲大虎　先廟欲先除之躬率武士楊汀柳洙柳淑及宦竪林芸等乘昏往宗瑞家使權擥韓明澮等守敦義門戒以雖鍾鼓盡勿開門以俟以宗瑞家在門外也宗瑞迎拜開話畢送至門立庭中又話良久宗瑞子承珪不離左右　先廟紗帽角覺盡落　先廟曰願借改亟角宗瑞使承珪入内取角於是汀芸等擊宗瑞外地承珪奔救伏於宗瑞上又擊殺之　先廟馳還預與廷將洪達孫相約勿發巡卒待之遂領其軍詰曾山時御

所時魯山出寓于鄉校洞寧陽尉鄭悰家從門隙告政
院以宗瑞謀叛事急不及啓已誅之請啓其由承旨崔
恒開門出迎 光廟與之携手同入魯山年幼驚起曰
唯叔父活我 光廟曰是不難臣當處之卽出命俾招
諸宰分部禁軍圍把各處又以人作三重門使韓明澮
持生殺簿坐門內諸宰入第一門去僕入第二門名在
死簿者使武士椎殺之皇甫仁及吏曹判書趙克寬等
死者甚多宗瑞復甦使人叫城門告于政院以政丞為
人擊傷病重速啓知于上賫藥来救無應者宗瑞裹瘡
来婦人轎歷到崇禮敎義等門以門閉不得入 光廟

亦慮宗瑞還甦翌曉使義禁府經歷李興商往留之宗瑞匿于承旨閣中及出之宗瑞曰我何以步往將我軺轅來軍人斬之　先廟誅宗瑞之夕先使訓鍊主簿洪允成託稟公事往覘之宗瑞在旁內偃枕三妾在後招允成使前曰聞爾有力云吾有弱弓試彎之允成引彎連折二張宗瑞曰樊噲不如也使其妾酌酒大器飲之允成飮三椀而出（並東閣雜記）

柳西厓成龍曰國朝名卿以功業顯者唯金公宗瑞公之功業之盛莫過於建置六鎭布置宏遠議論恢張使世之庸夫懦子小智淺慮取辨口頭沮敗人家國事者柔

索而不敢容其喙亦可謂一代之奇才也末年相業無
補顚危徒然一死何歟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信矣
然使公之才在今日必有可觀 東道編

朴 淳 忠愍公

字 陰城人事 太祖官至判中樞院使 太宗

朝奉 命往咸興被害

公自髫齔氣度不凡操履無僞人知爲節義士也公嘗自

許曰事君當盡臣節

始麗王以我 太祖爲都統使使犯遼東公以都評議知

印亦在軍中旣渡鴨江雨水大漲留屯於洲中軍情大

拂將有變 太祖素倚公爲重乃遣公歸報麗王且陳

逆順請速班師不見聽

太祖駐蹕咸興府前後問安使皆不得生還後當遣使

太宗會朝臣問其可使者皆畏避時公以雲劒入侍郎
慨然挺身請自往　太宗曰卿吾所重者今往而得還
不可期爲卿憫之公對曰臣旣以身許　殿下爲君而
死乃臣職耳衣食於君而欲全軀者臣所恥也臣入往
而如得須臾之命庶可以報　殿下矣蓋公以　太祖
龍潛時故人素知有素欲以至誠感回　天衷故也
太宗大嘉之乃許往
公罷朝而出家人問誰當使往者公乃徐言曰吾平生欲
一死於君乃今始遂素志矣家人驚愕攀持號哭公曰
汝曹欲使我爲不忠於君耶叱禁之旣惶恐不敢出聲

親知有來慰者公必正色曰爲人臣者以死報國可也
何用慰爲朝臣之適使者聞之莫不慚歎曰吾輩皆具
臣耳
陛辭 上慰而問曰卿有所懷乎對曰臣今奉至重之
命惟不能盡職是懼復何所懷之有 上曰卿素清貧
妻孥恒惱於飢寒予今恤之耶 命賜一區宅 恩賚
便蕃
公入咸興境得雌馬之有子者牽到於 太祖常御便殿
相望處絆其子馬於樹牽其母馬而向北行子馬嘶鳴
躑躅呼母甚悲母馬和鳴躑躅顧戀一步而復旋驅策不

行 太祖臨眺頗有所感於懷者俄而公來上謁 太祖即引見欣然叙舊賜酒食曰爾何遠來乎對曰臣不勝犬馬之情欲一進謁而死耳因嗚咽不已 太祖亦爲之泣且曰向者彼樹下牽馬者得非爾耶對曰臣之馬有子好於行路故欲棄之絆其子於彼樹則母與子眷戀不忍離其情甚哀也 太祖慨然不釋至良久公留侍有日躑躅不敢發一日 太祖謂曰與汝復爲微時事可乎與之象戲蹙枰適有一鼠從殿角墜于階而母啣子尾子啣母尾死猶不分公因伏地號泣 太祖問其故對曰彼微物尚篤天倫之情至此仍諷諫切至

太祖大感悟即親寫 御札手給曰以此歸遺侑君
予將南還矣且密喻曰疾馳急往渡龍興
公受 旨纔發還 行朝諸臣交爭請殺而咕不許度其
行既渡龍興乃許其請仍 命宣傳授劒曰汝以此追
之如未渡龍興則斬渡則不公於中道忽得暴疾止行
調治得少歇後發行以故未到龍興宣傳追及則公方
乘船欲渡即於船上斬腰而去 太祖意謂已渡龍興
宣傳必不及遠以斬來返 命乃大驚曰予恨其早從
追殺之請且問曰朴淳死何言宣傳曰臨其死跪向
行朝大呼曰臣死矣但願無改回蹕之旨 太祖聞未

了感淚交流恨悔之甚居數日謂　行朝諸臣曰朴淳
予儆時良友也豈意此友見殺於予乎幽明之間終不
負宿昔之約遂決回蹕之議
太宗聞其死慟悼不已歎曰知其必死無返而不避請往
其忠勇古人無比矣　特命錄功贈職優賜田民以酬
爲國忘身之節又　命盡工畫眞只畫腰上賜其家人
以表死事之績焉 並事蹟
太祖憐公被慘刑死　命收屍瘞于龍興江上賜祭以慰
公之忌日　太宗命給祭需因爲恒例云 遺
太祖回蹕　太宗追念公愈篤　特降恩旨曰錄用子孫

世世不廢壬辰倭寇之亂慘被屠戮之禍全家陷沒公之神主畫像及錄券田民賜業並同時蕩失不遷之祀至此而絶焉

公夫人任氏臨公之行泣與永訣曰主君今以死往吾亦訣死以送而念君懷疾姑忍之殘命之決在君行之吉凶耳相訣後閉門絶食號泣禱天日夜望公之消息訃到自經而死國人稱歎曰忠臣之妻又爲烈婦可謂並美齊休矣 太宗爲之哀憐賜葬地禮窆之

公以淸白著名於朝端人稱明水苦蘗 並事蹟

鄭岑

字子豈晉州人　太宗十六年丙申登第官至右議政

世宗二十四年諭平安道觀察使鄭岑曰近聞邊郡之民迫於飢困不能聊生而卿不以聞是何意歟甚非予委卿之意也自聞此言夙夜軫念卿其盡心賙賑如有窮餓失業者官給衣糧曲加撫恤

鄭名相岑有器局靖難時以全慶都體察回自嶺南至忠州見徇首行至同安驛前京官馳馹來遇路上白有傳旨公即下馬拜拜問京官曰受刑路中不詳可就驛舘

吾官曰不然某但受首押歸謫所耳公又再拜曰我生
非還上馬與官偕行官曾為公之郎吏謂公必問朝廷
事難於應荅而赴樂安郡十餘日朝暮同處一不開口
到謫所勞苦謝別而已公在謫常奉祖先神主祠祭一
夕睡起謂隨行僧曰汝精具一飯吾祠吾祖既祭盡焚
其神主俄而使至賜死 並日月錄

成三問

字謹甫昌寧人　世宗十七年宣德乙卯生貞正統戊午登第丁卯魁重試賜暇湖堂官至右承旨

成三問生於洪州赤洞里其外家也州人至今能言三問時事云三問始生時空中有問之者三焉故名（東閣雜記）

世宗設集賢殿揀文士有名者二十人兼帶經筵凡諸文翰之事悉委任之早仕晩罷日官奏時然後乃得出朝夕飯時以內官為對客具隆待之意至矣由是爭相勸勉雄才鉅士多出如鄭河東等十五人及成三問朴彭年李塏柳誠源河緯地皆傑然者也其餘有名於文苑

者不可勝數云 慵齋叢話

世宗以列國皆有國音之文而獨我國無之本國音韻雖與華語有殊而其牙舌脣齒喉清濁高下未嘗不與中國同御製諺文子母二十八字設局禁中使成三問崔恒申叔舟等撰定之時翰林學士黃瓚以罪謫遼東命三問叔舟隨入朝使臣往遼東見瓚質問音韻凡往返遼東十三度 東閣雜記

公忠正慷慨文章豪縱長侍 經筵啓沃輔助有古人風烈 上甚器重之 朁谷雋錄

成三問赴京時有人以白鷺障子求詩而不示其本公走

筆先成二句後出示乃水墨面也遂足成之詩曰雪作衣裳玉作趾窺魚蘆渚幾多時偶然飛過山陰縣誤落羲之洗硯池其人大驚芝峰類說

英廟晚年有宿疾屢幸温泉常令三問及朴彭年申叔舟崔恒李塏等便服在駕前以備顧問一時榮之云秋江記事

景泰初年侍講倪謙給事中司馬恂到國詢不喜作詩謙雖能詩初於路上不留意於題詠至謁聖之日謙有詩云云是時集賢儒士全盛見詩哂之曰眞迂腐教官所作可袒一肩而制之及遊漢江作詩云云又作雪霽登樓賦揮毫灑墨愈出愈奇儒士見之不覺屈膝雖伴鄭

文成不能敵 世宗命申泛翁成謹甫往與之遊仍賞漢韻侍講愛二士約為兄弟相與酬唱不輟竣事還也抆淚而別

顯廟久在承華春秋向高而沉潛學門晝夜不懈月明人靜或手携一卷步至集賢直廬與之問難時成三問等直宿冠帶夜不敢輒解一日更刻將半意鶴駕不出脫服欲臥忽聞戶外傳呼謹甫而至驚惶顛倒而拜聖學之勤好士之篤千古之所罕聞也 龍泉談寂記

癸酉歲 光廟誅金宗瑞等三問等以集賢殿官賜靖亂功臣號三問恥之食不甘味功臣等輪設宴會三問獨

不諱錄 日月

乙亥 魯山御慶會樓讓位於 世祖授大寶成三問以禮房承旨奉 御寶不覺失聲痛哭 世祖方伏地固辭擧頭睨之是日朴彭年臨慶會樓池欲自投三問止之曰 上為 上王我輩不死猶可為也遂相與謀復上王河緯地李塏柳誠源權自愼武人俞應孚三問父勝皆與焉 林窩雜纂

初金礩亦預其謀朴彭年謂礩曰事成汝妻父鄭昌孫可為領相三問等擧事之期屢違不諧礩乃泄諸昌孫昌孫即同礩詣闕密啓 先廟出御便殿三問以承旨亦

入侍 光廟令武士捽下以礩所告詰之三問笑而對

曰皆是也 上王春秋方富而遜位欲其復位乃人臣

之所當為更何問乎進賜平日勳引周公周公亦有此

事乎顧語金礩曰汝之所告猶回互不直我等之意直

欲如是耳燒鐵炬置臍下油火方熾三問色不變待冷

曰更使灼熱來又斷肱徐曰進賜之刑慘矣時申叔舟

在坐三問數之曰昔與汝同直集賢殿 英廟抱元孫

步中庭曰寡人千秋萬歲後爾等須念此兒言猶在耳

汝忘之耶叔舟無以為容 光廟使叔舟避之東閣雜記

殿庭親問 光廟頻足叱曰吾初受禪時不止之而反依

我即令背我為三問曰初不能禁者勢然耳吾既進不能禁惟知退有一死然徒死無益忍而至此者欲圖後效耳　光廟曰汝不食我祿耶食祿而背之反覆人也改汝兵房承旨為禮房必御此事名為復　上王而實欲自為也三問曰　上王在進賜何以我為臣我實不食進賜之祿如不信籍我家産而計之進賜之言皆虛妄無取矣提學姜希顏辭連　上問希顏與謀乎曰實不知進賜盡殺名士宜留此用之實賢士也希顏由是得免車載出門顏色自若顧左右曰若輩佐賢主致太平三問歸見故主於地下矣父勝與三顧三省皆死籍

其家自乙亥以後祿俸別置一室書曰某年某月之祿
家無所餘寢房唯有苫薦而已 日月錄
上遣承旨尹子雲往告魯山曰成三問心術不肖以粗知
學問置之政院矣近日事多失錯以禮房改以工房心
懷怨懟造言曰 上王往來瑜家必有陰為不測之事
仍欲盡殺大臣今方鞫之魯山饋子雲酒 朝野記聞
張給事寧學於倪文僖後文僖十年而以天使出來時年
二十四聞成三問等不在嘆訝曰吾師倪侍講言東國
多才士何寥寥眼中耶由此不喜酬唱其謙讓論或疑
其有意而作云 芝峯類說

成謹甫在時編東人之文名曰東人文寶未成而死金季溫踵而成之名曰東文粹（慵齋叢話）

宣廟朝朴啓賢於經筵因論成三問之忠啓賢曰六臣傳是南孝溫所著願 上取覽則可知其詳 上乃取六臣傳觀之驚憤下敎曰言多謬忌誣辱 先祖予將搜探而悉焚之且治偶語其傳者之罪頼領議政洪暹因入侍極言六臣之忠辭甚懇切侍臣多有墮淚者 上乃感悟而止

朴彭年

字仁叟順天人 世宗十六年甲寅登第乙卯重試
賜暇湖堂官至刑曹叅判

公為人沉潜寡嘿律身止於小學文章期於冲淡筆蹟必以鍾王為師終日端坐衣冠不解令人起敬 沼谷萬錄

朴彭年買田於廣州地其友責之曰祿足以代耕買田何用彭年即還賣之 牛山雜劄

光廟為領議政時宴府中彭年有詩曰廟堂深處動哀絲萬年如今摠不知柳綠東風吹細細花紅春日正遲遲先王大業抽金櫃 聖主鴻恩倒玉巵不樂何為長

不樂賡歌醉飽太平詩 光廟令懸板府中 東閣雜記

乙亥 光廟受禪彭年知王事終不克濟慶會樓池欲自殞成三問止之曰方今神器雖移尚有 上王我等不死猶且後圖圖之不成死未晚也今日之死無益於國家彭年從之遂與三門潛謀無何出爲忠清道觀察使啓事於 光廟不稱臣但書曰某官朴某朝廷不知之也

明年入爲刑曹叅判與三問及三問父勝武人俞應孚文官河緯地李塏柳誠源金礩 上王舅權自愼等謀復

上王時天使来寓太平舘 光廟欲同 上王請使

臣聞宴於昌德宮三問及彭年相與謀曰是日勝及俞
應孚為別雲釼當宴廳擧事閉城門除羽翼復 上王
猶反掌也應孚曰 上與世子吾當之餘在君等處之
謀已定及於其日 上命罷雲釼不入 世子亦以疾不
從應孚猶欲入擊彭年三問固止之曰世子在東宮公
之雲釼不用天也若擧事於此而從景福勒兵則成敗
未可知也不如俟他日擧事應孚曰事貴神速若遷他
日恐事泄世子雖不在羽翼皆在此今日盡誅之衛
上王號令使武士往刺世子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彭年
三問固不可曰非萬全之計也遂止不發

司藝金礩知事不必成馳去與其妻父鄭昌孫謀曰今世子不隨駕將除實勑彭年三問止其謀此天也不如先發告僥倖得生昌孫即與礩詣闕上變告曰臣實不知礩獨與焉罪當萬死　上特赦礩昌孫則錄功

彭年等辭服　上愛其才密告曰汝能歸我而諱初謀則得生彭年笑不答稱　上必曰進賜　上使擊其口曰汝既稱臣於我今雖不稱無益也對曰彭年為　上王臣也拜忠清監司一年啓目於進賜未嘗稱臣使人考其啓目則果無一臣字皆以巨字書之矣與其兄大年及子珣皆死妻為官婢守節終身 並六臣傳

朴仁叟　世宗朝及第以六臣之首死之子婦方有身朝廷命生子則並殺之朴之婢一人亦有身言于婦曰主生女則幸甚矣雖或俱生男當以婢生代其死也及産主男而婢女易而子之即今同知朴忠後乃其後也卜甫明撰

仁宗朝經筵官韓澍啓曰　世祖於朴彭年等心雖惡之而危疑之際不得不加罪故常下教曰當代之亂臣後世之忠臣恐其泯滅於後故為此微言以曉後世子孫也東閣雜記

彭年之裔居大丘為賤役府使朴應川落籍免役　宣祖

朝除職　國朝此禍最慘罹罪人同産子孫一無遺漏

而獨朴公遺腹子甚得脫今縣監棠古其後也外孫則

李黿也尤爲昌大於世　日月錄

我國文章始發揮於崔致遠而至我　世宗始設集賢殿

延文學之士有如申高靈崔寧城李延城與朴仁叟成

謹甫柳太初李伯高河仲章皆擅名一時謹甫文瀾豪

縱而短於詩仲章長於對策疏章而不知詩太初天才

夙成而其覽不博伯高清穎苕發詩亦精絕然儕輩皆

推朴仁叟爲集大成謂其經術文章筆法具善也然皆

被誅其所著不顯於世云　慵齋叢話

奇可久大恒来見語及六臣傳曰朴彭年忠誠出於天性當順天　皇帝陷虜時朴不宿正寢常藉草薦于户外人或問之朴曰天王在虜手天下遑遑我雖陪臣不忍安心故耳聞　帝還乃復寢嘗鬪於外　公披城君云恥齋日記

河緯地

字仲章又字天章晉州人　世宗十七年乙卯生貢

戊午登魁科賜暇湖堂官至禮曹參判

為人沉靜寡嘿口無擇言恭而有禮過闕下必下馬雖雨

潦未嘗避路常在集賢殿侍經幄多所裨正（日月錄）

世宗朝令集賢儒臣撰歷代兵要而　世祖以首陽大君

為摠裁官其書至　魯山癸酉春方成　光廟詣闕啓

請加諸臣資級以酬其勞公時為執義以中訓陞中直

力辭以為今主少國疑宗室不當以爵賞籠絡朝臣朝

臣亦不當為宗室所籠絡屢啓不允一日請面對盡所

㥿 魯山問于大臣皇甫仁金宗瑞等以為大君循例
請賞非有他意 世宗朝纘地亦曾以撰集功受賞資
而不辭今獨如此不可請勿許面對公又啓曰 世宗
朝恩出於上故受今則恩出於下不敢受未久以病告
暇下鄉 西厓集雜著

癸酉十月 光廟誅金宗瑞等白 上以左司諫台公諭
以更始之意公上疏畧曰除權奸自古為難而繼其後
者為尤難也更思履霜苞桑之戒益張公室益杜權門
益去可嫌之事益折朋附之漸又曰願今日任執政之
責者廢發益盡保衡之道使 聖體日康 聖學日就

聖德速成又曰　殿下親骨體遠讓俊克濟艱難之
運以慰　文宗皇考之望不宜徒爲抑曰予小子何敢
而已 日月錄
光廟受禪拜禮曹叅判甚寵之緯地辭　上王年富而遜
位恥食祿自叅判以後別貯一室而不食丙子之變與
三問同日死 日月錄
上愛惜緯地密諭曰汝若諱初謀則可免緯地笑而不答
臨鞫緯地對曰人臣既加以反逆之名其罪當死更何
所問　上怒弛獨不施烙刑 作儒雜錄
世宗養育人才至　文廟時方盛尚論一時人物推緯地

為首南秋江撰六臣傳

天順皇帝沒北虜時河緯地常感慨曰天子蒙塵天下所共憤我輩雖海外陪臣豈可恬然不預其憂乎每處外廊不入寢室斯人之志行如是其忠義徇國可知當世祖受禪之時與成三問朴彭年等共力王室謀復魯山事竟不諧厥類盡殲噫勝痛哉至今言及此事者未有不感慨流涕云戊寅記聞

河緯地謝人贈簑衣詩曰男兒得失古猶今頭上分明白日臨特贈簑衣應有意五湖烟雨好相尋詩意如此而不能決退者豈以無可去之義故耶芝峯類說

丙子之難河緯地妻子在善山朝廷議以連坐之律遣柴府都事處之緯地有二子長曰琥恍惚失措外地無言次曰珀年未弱冠略無懼色動止自若顧謂都事曰萬無生命理頗少緩之不得已與母有告訣之言矣都事聽之珀入門跪告於其母曰死不難矣父既被殺子不可獨生雖無朝廷之命猶當自決但有一妹年將就笄雖沒為賤隷婦人之義猶當從一而終勿為狗彘之行於他日也遂再拜而出從容就死人皆謂緯地又有子矣 松窩雜記

李塏

字清甫又字伯高韓山人穡之曾孫種善之孫 世宗十八年正統丙辰登第丁卯重試賜暇湖堂

李塏生而能文有祖父風丙子與朴彭年成三問等繫闕庭烙刑塏徐問曰此何等刑也爲人瘦弱然於杖下顏色不變人皆壯之與三問同日死臨車載有詩曰禹鼎重時生亦大鴻毛輕處死猶榮明發不寐出門去 顯陵松栢夢中青 日月錄

光廟在潛邸塏之叔父李甸出入甚密塏戒之及是 光廟曰曾聞塏有此言心以爲不肖果有異心而然也

塏於我先祖判濟用監事行基爲兵從行基弟都摠鎮撫

裕基亦與是禍與成朴等同時死且塏之妹夫承旨李

徽及修撰許慥又被誅以此推之當時同罪而死義者

不至於此七人而無緣考實塏及裕基徽慥皆無后豈

於其時皆用連坐之律耶又於露梁越邊六臣起塚獨

無李氏墳未知何故耶盖當時我李之門禍慘矣則李

甸之享祿不可謂門中之榮云爾日月錄

柳誠源

字太初 世宗二十六年甲子登第丁卯重試賜暇

湖堂官至司藝

世宗朝宋史不列本國 上累陳請未蒙歎賜一日集賢

諸先生論宋朝人物或曰作宋史王安石合在何傳諸

先生皆曰合在姦臣傳有一二嘅者曰安石作新法亂

天下是誠小人然安石文章節義多有可稱者而原其

心未嘗不在於憂國憂民其誤天下正坐迂濶執拗耳

不可遽列於秦檜蔡京之儔也合在列傳柳誠源力主

是議未幾宋史來安石果在列傳誠源喜曰昔朱子綱

日之未到我國也益齋李先生讀資治武紀喟然而嘆

作詩一聯去邪將周餘分讀我唐日月後得綱目朱子

果黜周而尊唐益齋先生顯亦自負誠源雖不敢窮此

益老當受諸君降旛

居正嘗在集賢殿與李文簡承召同坐有同僚柳誠源請

作海州李牧使挽章柳曰李即進梅學士之後文簡曰

此是進梅之後何無馨德也柳應聲曰入居孤竹之鄉

盡有清節乎蓋海州別號孤竹文簡父母居海州並筆苑雜記

先朝既誅金宗瑞等拜領議政府事判吏兵曹兼內外兵

馬都統使且作教書寢録其勲時集賢殿官皆逃去獨
柳誠源在館不及避而製之還家痛哭人莫知其由成
三問謀復魯山誠源預焉及事敗誠源以司藝方仕進
本館聞變索馬遽還不脫冠帶詣家廟家人怪久不出
往見之則仰臥拔佩刀擬頸以木屐踏之救之不及俄
而吏來取尸磔之 東閣雜記
世宗勵精文治高出萬古歲庚子始置集賢殿選文士十
人充之後增三十員又改二十員十人帶經筵十人帶
書筵皁任文翰討論今古朝夕論思文章之士彬彬輩
出得人甚盛集賢殿南有大柳己巳庚午間有白鵲來

葉子皆白數年間布列顯要皆出於集賢殿登酉甲戌
柳盡枯或戲誠淳曰禍必自柳始誠淳敗言果驗集賢
殿尋罷

俞應孚

字　　登武科事　英廟　文廟官至二品

性至孝凡可以慰母心者無所不爲與弟應信俱以射獵

名世過翁獵發無不中家貧無擔石之儲而養母之具

未嘗不贍足母嘗往來抱川田庄兄弟從行一日於馬

上翻身仰射鴈應弦而墜母便大喜

嘗爲咸吉道節度使有詩曰將軍持節鎭戎邊沙塞塵清

士卒眠良馬五千嘶柳下秋鷹三百坐樓前此亦可見

其氣像云（並六 臣律）

丙子之變與成勝爲別雲釼欲擧事而中沮及事發拿至

闕庭 上問曰汝欲何為應孚曰當請宴日吾欲以一
尺釼廢足下復古主不幸為奸人所發耳今日應孚何
求之足下苐速殺我 光廟曰汝托名上王而欲啚社
稷耳 上令武士剝膚以問情不服顧謂三問等曰人
謂書生不可與啚事果然曩者請宴之日吾欲試釼而
汝輩固止之曰非萬全計以取今日之禍汝等人而無
無謀何異畜生白 上曰如問情外事問彼豎儒即開
口不荅 上愈怒取灼鐵置臍下脾上油火并煎皮肉
盡焦而顔色不變徐待鐵冷取鐵投地曰此鐵冷更使
灼熱来終不服而死 並六臣傳

公性強勇初舉謀時衆中奮拳曰誅權某韓某此拳足矣

何用大釼

公身長過人而容貌嚴壯清如於陵仲子身爲穿相而苦

席遠房戶食無一肉時時糧絕妻子怨苦死之日妻哭

謂路人曰生無所庇死得大禍

金時習

字悅卿號東峯又號梅月堂江陵人宣德乙卯生弘

治癸丑卒年五十九

生禀異質離胞八月自能知書崔致雲見而奇之命名曰

時習語遲而神警臨文口不能讀意則皆曉三歲能綴

詩五歲通中庸大學人號神童名公許稠輩多就訪焉

莊憲大王聞之召致承政院試以詩果捷而佳　下

教曰予欲親見恐駭俗聽宜勗其家韜晦教養待其學

成將大用賜帛還家於是聲振一國稱曰五歲而不名

景泰年間　英陵　顯陵相繼而薨　魯山以三年遜位

於是公年二十一方讀書于三角山中人有自京城來者公即閉戶不出者三日乃大哭盡焚其書發狂陷于溷廁而逃之托跡緇門僧名雪岑累變其號曰東峯曰碧山清隱曰贅世翁曰梅月堂

金守溫徐居正貴以國士居正方趍朝行辟人公衣藍縷帶蒿索戴蔽陽子遇諸市犯前導仰首呼曰剛中安穩居正笑應之駐軒語一市皆駭目相視有朝士受侮者不能堪見居正欲啓治其罪居正搖手曰止止狂子何足較今罪此人百代之下必累公名

金守溫知館事以孟子見梁惠王論試太學諸儒有上舍

生見公于三角山曰乖崖好劇孟子見梁惠王宣合論
題時習笑曰非此老不出此題乃走筆成篇曰生負為
自製者試瞞此老上舍生如其言守溫讀未終遽問曰
悅卿住京山何寺上舍生不能隱其見知如此守溫臨
卒人有言坐化者時習曰乖崖多欲寧有是就令有之
坐化非禮吾但聞曾子易簀子路結纓而已不知其他
守溫好佛故云並秉谷集傳
有沙彌喉音清楚能出商聲每值皓月朗然中宵獨坐令
沙彌詠離騷經一過輒泣下霑襟性嗜酒飲醉則曰不
見我 英廟流涕甚悲

光廟嘗作法會于內殿岑亦被揀預忽淩晨遁出不知所之遣使蹤之則故陥街里溷穢中露半面而已諸比丘推以爲神師眼事頗謹一日合辭請曰弟子等奉大師久尚新一教大師清淨法眼終以付誰諸生迷方願受金篦之刮請彌堅岑曰諸大開法筵岑具袈裟法衣坐跏趺緇流坌擁合掌羅跪方聳聽岑曰可牽一牛來衆莫測所以牽牛繫庭下岑將芻束令置牛後大笑曰爾等欲聞法類是矣（牛於畜類中最爲頑然故迷緇衆報宜無識者俗謂之牛後置芻）然而退（並龍泉談寂記）

公年四十七忽長髮爲文以祭祖若父其文畧曰帝敎五

教有親居先罪列三千不孝爲大凡居覆載之內孰負
養育之恩愚騃小子似續本支沉滯異端末路方悔乃
考禮典搜聖經講定追遠之弘儀恭酌清貧之活計務
簡而潔在腆以誠漢武帝七十年始悟田丞相之說元
德公一百歲乃化許魯齋之風云遂娶安氏女爲妻人
多勸之仕終不能屈志放曠如舊
一日醉倒街上見領議政鄭昌孫過市大呼曰彼漢宜休
昌孫若不聞者人以此危之相識者絕交惟宗室秀川
副正貞恩南孝溫安應世洪裕孫輩數人終始不渝孝
溫問曰我所見如何曰穴窓窺天東峰所見如何曰廣

庄仰天

妻没復還山作頭陀形喜遊江陵襄陽之境柳自漢守襄陽待以禮勸復家業行于世時習以書謝之有曰將製長鑱用斲苓术庶欲萬樹凝霜修仲由之緼袍千山積雪整王恭之鶴氅與其落䰟而居世孰若逍遙而送生葉千載之下知余之素志終于鴻山無量寺遺戒無燒葬

公為人貌寢身短豪邁英發簡率無威儀勁直不容人過傷時憤俗氣鬱不平自度不能隨世低仰遂放形骸遊方之外域中山川足跡殆遍登覽故都則必躑躅悲歌

累日不已聰悟絕人四書六經則幼時受業于師若諸子百家則不俟傳授無不涉獵一記而終不忘故平生未嘗讀書亦不以書笈自隨而古今文籍通貫無漏人有擧問者應口說無疑於道理雖少玩索存養之功以才智之卓有所領解橫談竪論多不失儒家宗旨至如禪道二家亦見大意深究病源而喜作禪語發闡玄微雖老釋名髡深於其學者莫敢抗其鋒其天資拔萃以此可驗自以聲名早盛而一朝逃世心儒跡佛取怪於時乃故作狂易之態以掩其實士子有欲受學者則逆擊以木石或彎弓將射以試其誠故處門者旣罕且喜

開山田雖綺紈家兒必役耕耘穫甚苦終始傳業者尤鮮矣山行好白樹題詩諷詠良久輒哭而削之或刻木為農夫耕耘之形列置案側熟視終日亦哭而焚之有時所種禾甚盛穎栗可玩乘醉揮鐮盡頃委地因放聲而哭行止叵測居山中見客問都下消息聞人有肆罵者則必色喜若曰佯狂而有所蘊云則輒攢眉不怡

與柳襄陽手簡累百言其畧曰時習三歲能攢文作桃紅柳綠三月暮珠貫青針松葉露等句五歲讀中庸大學於修撰李季甸門下司藝趙須命字作說以授政丞許稠到廬曰余老矣其以老字作句僕聲應曰老木開花

心不老許擊節歎賞曰此所謂神童也　英廟聞而召
于代言司命知申事朴以昌試之知申事抱于膝上指
壁畫山水圖曰汝能作句乎僕應聲曰小亭舟宅何人
在如此作文作詩甚多傳旨曰欲親引見恐駭人聽宜
韜晦教養待年長學業成就將大用賜物還家十三歲
詣大司成金泮門下受語孟詩書春秋又詣司成尹祥
受易禮諸史比長不喜榮達且以親戚隣里湛樂爲亟
旣而心事相違顚沛之際　英廟　顯陵相繼賓天
光廟之初故舊喬木盡爲兒篝而復畢教大興斯文陵
夷僕之志已荒凉矣遂泮髡者遊山水故人以我爲喜

釋然不欲以異道顯世故　先廟傳旨屢召而皆不就處身以踈曠使人不齒故或以僕爲癡或以僕爲狂呼牛呼馬皆使應今　聖上登極用賢從諫兼欲策仕十餘年前復於六籍溫熟稍精而屢見身世相違如圓鑿方枘舊知已盡新知未慣熟知余之素志故復放浪於山水間矣皆是實事惟公默志稗官雜記

生時手畫老少二像且自贊留於寺贊之亂曰爾形至藐爾言大侗宜爾置之溝壑之中

東峰金時習自齔齒已有能詩聲擺落科臼祝髮爲僧改名雪岑與南秋江爲方外遊狂吟放浪玩弄一世遜世

於禪不奉其法世以狂僧目之行過市肆中或與將忘歸植立移刻或使旋衢路不避稠觀群兒譏笑爭擲瓦礫以逐之其臧獲田宅任人取欲曾不屑意復無從其人請還其人不肯令身即雀鼠之庭而爭供對譊譊如市井之競竟獲辨理官券既成納懷中出門視天大笑遽出券碎裂而投之溝中其戲人侮俗如此

金時習五歲以奇童名　英廟召試三角山詩詩曰束聳三峯貫太青登臨可摘斗牛星非徒岳峀興雲霧能使王都萬世寧後佯狂被緇有詩曰趙吠真榮兆飛點是禍胎羊頭如欲爛茱盡萹園梅韓明澮以太公釣魚圖

求詩題贈曰風雨蕭蕭拂釣磯渭川魚鳥識忘機如何
老作鷹揚將空使夷齊餓采薇盖有所諷矣或言三角
山詩乃世所僞作(芝峯類說)
梅月堂平生心懷世人未窺觀詩集好使薇蕨字亦不知
意義所在余以家病避寓山寺見老衲年過七十與之
語頗聞玄理問所受師則少時以沙彌逮事五歲(卽雪岑)
仍曰五歲著述傳世者僅百中之一二問其由曰老僧
以侍奉陪居中興寺最久每値雨後山水添流折作片
紙百餘段令具筆硯隨後沿流而下必擇湍急處而坐
沉吟作詩或絶或律或五言古風書于紙放流見遠去

且書且放或至終夕紙盡乃還有時一日所述或至百餘首云此亦其意難窺思齋集

奇高峯大升常言梅月堂金時習所著詩甚高其詩才師十人割裂一分有之其於東文衡競爲之云盖心服之也漫錄

近代詩僧岑爲之領袖爲詩典重少蔬筍氣入金鰲山著書藏石室曰後世必有知岑者大抵述典退寓意於剪燈新話等作也龍泉談寂記

論詩者不可不知人苟不知人其論詩也固而已矣余嘗觀柳夢窩大東詩林問之則自少時收拾諸家至老始

得稿摹其用心亦勤矣然其名錄乃列金悅卿於緇髠之類而標之曰僧雪岑是豈論詩而并論人者歟余則殊以爲未然淸江瑣語

許美叔問世人以梅月之被緇爲不足觀在翁之意以爲梅月遯世一節固未合於中庸之道然而身中清廢中權如此看則何如答曰梅月別是一種異人近於索隱行怪之徒而所値之世適然遂成其高節矣觀其與柳襄陽書金鰲新話之類恐不可太以高見遠識許之也退溪

泰伯斷髮文身朱子以爲斷髮文身亦何害退溪以梅月

被緇爲行怪似異之 澤堂李植別集

人體天地之塞以清濁厚薄之不齊有生知學知之別此以義理言也若如公者於文天得則文字亦有生知矣佯狂避世微意可尚而必拋棄名教蕩然自恣者何歟雖藏光匿影使後世不知有今時習柳何間焉想見其人才溢器外不能自持無乃受氣豊於輕清嗇於厚重者歟雖然標節義扶倫紀究其志可與日月爭光聞其風懦夫亦立則雖謂之百世之師亦近之矣惜乎以時習英銳之資礱磨以學問踐履之工則其所成就豈可量乎 傳

梅月堂集序曰自在襁褓已曉文義聰警神悟不俟傳授四書諸經迎刃自解古今文籍過眼輒記至如道理精微非有玩索之功亦多領會之地則蓋其所得於天者固超邁逈絶而姿禀之美雖謂之亞於上智可也其所以卷懷深藏長往不返拋棄名教幻形禪門如病如狂大駭流俗者亦何意歟跡其所爲題詩而哭刻木而哭刈禾而哭登嶺必哭臨岐必哭則平生微意所存雖未可易窺而大要皆不得其平者乎至於超然高蹈睥睨一世嘯傲山水之鄉放浪形骸之外行止閑適有同孤雲獨鳥方寸瑩澈無愧氷壺秋月則其高雅韻有難以

筆札形容古人所謂特立獨行亘萬世而不顧者庶幾近之矣其爲詩也本諸性情形於吟咏故不事鍛鍊黼繪而自然成章長篇短什愈出而愈不窮其或憂愁慷慨之極輪囷磊塊之胸無以自暢則必於文字焉發之縱筆揮灑初若玩弄戲劇略不意經而抑揚開闔變動叵測衆體具呈萬狀畢露或淒厲頓挫幽眇回鬱使人悵然而悲肅然而恐或豪舄跌宕或蕭散冲遠絹以訴諧放曠奇瓌之語有可以感發懲創有可以扶世敎厚民彝者不一而足斯可謂不得其平而鳴者乎 閔漢東

權節 忠肅公

字端操號栗亭一號醉翁亭安東人永樂壬寅生世宗二十九年丁卯登第選入槐院官至集賢殿校理 世祖即位擢除通政監司托疾不起甲寅卒年七十三今 上甲申旌閭贈職謚

先生相貌奇偉勇力絶倫博通群書早登科第累官至集賢殿校理 世祖大王在潛邸有靖難之志知其有文武大才日臨其第杯酒相歡仍與款密酒酣屬以大事先生輒佯醉佯聾終不仰對及登寶位惜其才器擢除僉知中樞府事屢授禁兵之長皆不應命遂爲鎖晦之

術詐以狂易之疾見人輒稽首曰干戈息有國家太平
聖主萬年以此終其身
嘗有手書以教子弟名曰格言其畧曰禹卑宮室惡衣服
文王卑服卽田功又日中昃不遑暇食孔子曰飯疏食
飮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子路衣敝緼袍與衣
狐貉者立而不恥孟子曰飮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孟子
謂樂正子曰汝徒餔啜也司馬溫公曰吾本寒族不喜
華美衣取蔽寒食取充腹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
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汝曹當志之大禹文王天下之大
聖其憂心如此子路子輿天下之大賢其憂心又如此

温公上師聖人下友群賢其處心又如此嗟嗟小子敬
守厥訓無墜家業仍示一絶門戶興衰正在孺憲章祖
訓又何起不將藥石砭心病難人間識者嗤 正家卅
典翰李均撰先生墓誌銘其畧曰釼敵萬人書通六籍文
武之才將相之畧克孝於家克忠於國用陸僚友用惠
宗族不尚華侈不喜聲色
權節者膂力絶人與怡一時齊名 光廟在潛邸聞之臨
其第家諭大事節佯聾耳不應遂韜晦之術托以病狂終
身不仕可謂不負其名者矣所著有棠亭亂槁李棠谷
爲之序 芝峯類說

權節吾家之外先祖也始生也兩手之八指皆駢父母就
四指中各劃開一分令兩相駢稍長膂力絶倫舉兩磨
石為毬亂擲於列甕之間高皆過十丈乍騰乍下出沒
如飛而甕不破每食榛子海松子胡桃子皆用兩掌磨
碎取其實遊山寺見僧坐廚燃薪引柴木絶之絶處如
刀劃權取其冠一手舉屋柱一手納冠於礎間僧兩手
舉柱而不能出其冠慨然而泣權復以一手舉柱一手
拔其冠而與之及其老也疊沙器足十圍以指彈之指
血而沙足不碎歎曰嗟呼吾老矣少時一指彈之沙椀
之足一無全者今椀足不缺而指先血矣未冠有親族

使美女問候大夫人前權舉屋柱納其裳裔女甚悶然

權有妹膂力相等舉其柱而拔其裳 於于野談

趙旅

字主翁號漁溪咸安人 端宗元年癸酉進士乙亥內禪因隱不仕 光廟朝特除戶曹叅議不出今上癸未贈吏曹叅判

先生岐嶷夙成頭角嶄然人期以遠大稍長能自課學不怠以通透大義爲主恥尋章摘句爲程文學日益明文日益肆名聲彰徹自乙亥廢科業杜門不出自號爲漁溪處士蓋以漁釣終身不求聞於世也

常靜坐一室對黃卷沉潛於聖賢言話意趣有得於心便欣欣然樂而忘寢食或嘯咏自娛或扶藜徜徉於園林

溪磵興至時則把筆題詩律不事雕刻淳眞摸古自然得天趣客至相對啖蔬糲所與言非桑麻則野談簞食累空怡然樂而剛毅之氣和泰之容粹然見於顔面人莫不畏愛之

先生當离明重熙之日抱照乘之璧蘊櫝而掩其輝甘與草木同腐而不悔心之所在非後之人所可涯涘（並高峯碣）

公善風水卜地於郡西院北洞有水石之勝始也絶無人居樹木參天公刊林薙草創立屋宇而居之此後本支蕃衍冠冕不絶連墻接屋彌滿一洞遂爲大村子孫世居其地有文集行于世（成文濬撰傳）

按我先祖漁溪公生於永樂庚子實世宗登極之二年也中景泰癸酉進士卽魯山践祚之元年也數歲之後遂不求仕鏟彩韜光斂跡山林因自號曰漁溪處士居家尚儉不事生產以信義行于鄉閭蓋與清寒子遯世自晦之意相似而公至人也胸次洞徹無跡可見故人莫知其隱節以今觀之不但後世不知當亦不知不但外人不知一家子孫亦有未及知者嗚呼至哉其九日登高詩有曰義軒遠矣悲向極華斂不見心自傷此公之本情不得不呈露處也不然佳節之登山臨水嘗心懷歎之地而感今思古傷時悼世之意自然發見於吟咏

之間乎伯夷之歌曰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
詩之語脉其亦本乎此也歟 趙作道撰登高詩跋

金宗直　文簡公

字季溫號佔畢齋密陽人宣德辛亥生癸酉進士世祖五年乙卯登第歷校理應教吏曹參判刑曹判書壬子卒年六十二撫山戊午禍及泉壤

公居家鷄鳴興櫛正衣冠端坐雖妻之間不示頹容少時司藝病且瘦公憂傷作額天賦大夫人在堂未嘗安于朝乞外三出奉養伯氏病癰醫云蚯蚓汁良公先嘗以進果效其孝友天至如此凡守職莅民居簡以御煩主靜以制動所在不露形迹事理而民不忍欺平時待人

接物渾然和氣非其義不以一介取諸人惟肆於經史至老忘倦所得浩博四方學者隨其器之大小充然有得而歸一經品題便成佳士以文學鳴於世者太半

選補承文院正字時咸從君魚子盖丹城君魚子敬皆有時名爲本院先進子盖見公詩大歎曰使我執鞭爲奴隷當甘受之矣爲人短小子敬戲之曰李溫人若掣其才思則直一童蒙耳聞者胡蘆並洪虛白貴達撰碑

先生居廬三年上食哭泣之時行路無不泣下秋江冷話

公有孝行文章高潔爲一時儒宗喜奬進後學多有成就鄭汝昌金宏弼以道學名金馹孫俞好仁曺偉李宗準

南孝溫洪裕孫等以文章顯其指授踐達成名者甚衆

文忠公黨籍

成廟始建環翠堂命諸詞臣作記使左承旨金宗直考次徐達城之作僅點三下餘皆塗抹　上改命宗直記之一揮而就文不加點　上極加歎賞掛諸楣間

燕山戊午李克墩柳子光等起史獄子光一日袖出一卷書乃金宗直文集也摘其中弔義帝文與述酒詩遍示諸推官曰此皆指　世祖而作也馴孫之惡皆宗直謟而成之也自爲註釋逐句解之令主易知仍啓曰宗直毁謗我　世祖宜論以大逆其所爲文不宜流傳並燬

于火主從之凡藏宗直詩文者令於二日內各自首焚於賓廳前庭又令諸道館舍留題懸板皆於所在撤毀環翠堂記幷請撤之於是宗直剖棺斬屍一時名流誅竄殆盡是日晝晦雨下如注大風從東南起拔木飛瓦都市人民無不顚仆股慄儒林喪氣重足累息學舍蕭然數月間無誦讀聲 休窩雜纂

七月十七日傳旨金宗直草茅賤士久在侍從之地以至刑曹判書寵恩傾朝及其病退 成宗猶使所在官特賜米穀以終其身今其弟子金馹孫所修史草內以不道之言誣錄 先王朝事又載其師宗直弔義帝文其

辭曰丁丑十月日余自密城道京山宿踏溪驛夢有神人披七章之服頎然而來自言楚懷王孫心爲西楚霸王所弑沉之郴江因忽不見余覺之愕然曰懷王南楚之人也余則東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不啻萬有餘里而世之先後亦千有餘載來感于夢寐茲何祥也且考之史無投江之語豈羽使人密擊而投其屍于水歟是未可知也遂爲文以弔之惟天賦物則以予人兮孰不知其尊四大與五常匪華豐而夷嗇兮曷古有而今亡故吾夷人又後千祀兮恭弔楚之懷王昔祖龍之弄牙角兮四海之波殷爲衁雖鱣鮪鰍鯢曷自保兮思網漏以

營營時六國之遺祚兮沉淪播越僅娩夫偏詆渠也南
國之將種兮雖奧孤而起事求得王以從民望兮存熊
繹於不祀握乾符以面陽兮天下固無尊於芉氏遺長
者以入關兮亦有足覩其仁義羊狠狼貪擅夷冠軍兮
胡不收以膏齊斧嗚呼勢有大不然者兮吾於王而益
惧為盤腊於反噬兮果天運之蹢鎰郴之山磯以觸天
兮景晻曖以向晏郴之水流以日夜兮波滛泆而不逌
天長地久恨其曷既兮塊至今猶飄蕩余之心憤于金
石兮王忽臨乎夢想循紫陽之老筆兮思隨蹻以欽欽
舉雲罍以酹地兮薦英靈之來歆云云其曰祖龍之夫

牙角者祖龍秦始皇也宗直以始皇比世廟其曰求得
王以從民望兮者王楚之懷王孫心初項梁欲誅秦求孫
心以爲義帝宗直以義帝比魯山其曰羊狠狼貪擅吏
冠軍兮者宗直以羊狠狼貪指 世廟擅吏冠軍指
世廟誅金宗瑞其曰胡不收以膏齊斧兮者宗直謂魯山
胡不收 世廟其曰爲盬腊之反噬兮者宗直謂魯山
不誅 世廟反爲 世廟盬腊其曰循紫陽之老筆兮
思螴蜳以欽欽者宗直以朱子自處其心作此賦以擬
綱目之筆馹孫贊其文曰以寓忠憤念我 世祖大王
當國家危疑之際奸臣謀亂禍機垂發誅除逆徒 宗

祀危而復安子孫相繼以至于今功業巍巍德冠百王
不意宗直與門徒譏議 聖德至使馹孫誣書於史此
豈一朝一夕之故陰畜不臣之心而歷事 三朝于今
思之不覺憯惧其議刑名以啓 李世英日記
金宗直為咸陽郡守見子光詩懸於壁令撤而焚之曰向
物子光敢爾耶子光聞而切齒然宗直寵渥方隆反為
阿附納交其卒也為文而哭之比諸王通韓愈及修
成廟實錄李克墩為史局堂上見宗直吊義帝文以為
意指 光廟與子光曲為譬釋以告燕山遂起大獄宗
直論以大逆于先恭鞫極其鍛鍊其擬議之際傳教若

加蔽刻則子光俯伏於内竪之前曲盡阿媚之態似若中謝者然且曰此輩不可遺一人推官盧思愼採手止之曰武寧何至爲此言耶子光少沮人皆以爲報咸陽焚詩之冤也 東閣雜記

北部參奉金天瑞佔畢齋之曾孫也來謁余余問史禍事對曰獄事至於將剖棺斬屍在洛門弟子急通密陽本宅得移置屍體以他屍代之得免慘刑人曰公沒於弘治壬子至七年剖棺而出血此事聞於七八十歳老人余曾因許篈聞此果不虛矣 柳文節公日記

金文簡公辭應校之命方居金山以詩賀李守云拋擲田

菜不記春頑然拳石有何神杓如求會木居士斲作撞
錢土舍人男女幾家將汚染香燈一里欲回循我侯真
是郃州守擊破妖邪震四隣自叙云昔王嗣宗守郃州
擒殺神祠下妖狐時人美之有聖朝方信有英雄之句
今開寧之石佛其怪愈於妖狐而無敢攻擊祛惑者朗
府不以爲他境之事而毅然遣卒逐捕妖首焚毁紙錢
使愚民曉然知其爲所誤真曠世一奇事也
佔畢齋成化丙申乞郡得善山公大病之後不便騎馬予
陪侍舟行抵驪州解纜以微服登清心樓看詩板有問
之者使對以金生員之行旣下日已曛黑投甓寺寺僧

齋祝于三門外喝退雜人公遂不入還舟中賦詩二篇

一贈住持僧一寄州牛刺其詩十年世事孤吟裡八月

秋容亂樹間之句任西河見之曰此等語今人所能道

過烏嶺詩曰天嶺分符去峰頭凍映空會稽懷印返澗

底葉翻紅魏闕超蹤遠高堂笑語融悠悠十年内不敵

獲禽公一二聯用扇對法洛東津詩曰津吏非瀧吏官

人即邑人三章辭聖主五馬慰慈親白鳥如迎枻青山

慣送賓澄江無點綴持以律吾身公之居官清愼於此

聯可見 並謏聞瑣錄

南止亭赴京時以閣老李西涯方負一時文章名特修畢

齋集而去同門下人呈進冀得印可之語亦何西涯曰
此文章固好但粧點太過反為病云 漫錄
金宗直近世所謂大儒也少嘗不肯仕 光廟迫令赴擧
不得已登第亦出入於侍從華顯矣乃稱老母而勉仕
及母以天年終猶仕不止其門人或規其無違白乃曰
仕非吾志故不欲也 陽川霞說藁
沈右尹方叔來自北郊祭所言及佔畢齋曰此翁於喪中
唱酬又於 世祖圓覺寺行幸群臣賀花雨館學亦呈
歌謠此翁所作極贊揚其意未可知也嘗與朴秉仲泛
舟于漢江登鴨鷗亭有佔畢詩秉仲曰佔畢亦為韓老

作題詠乎甚以爲不快（松江日記）

嘗讀佔畢齋弔義帝賦明是有意而發及考其集如和淵明述酒及古風二首（一詠梁簡文 一詠唐文宗）及詠叔孫通等作皆似不偶然竊謂此老若有非湯武之志則寧如金悅卿所爲無不可者乃以 光廟乙卯登第官至伐氷而顧以此等言語形於吟咏豫讓所謂爲人臣懷二心者不亦可愧歟（明齋尹拯雜著）

退溪先生曰金宗直非學問底人終身事業只在詞華上觀其文集可知（道東編）

曺偉

字太虛號梅溪昌寧人景泰甲戌生成化壬辰中司馬兩試甲午擢文科薦入史局賜暇湖堂歷弘文著作修撰應教檢詳承旨戶曹參判忠清全羅監司大成燕山戊午杖流義州移配順天癸亥卒于謫中年五十甲子加律剖棺斬屍 中廟朝雪冤 贈爵 肅廟朝加 贈賜諡

公生而穎秀絶類七歲已有詩聲族父忠簡公錫文奇之命留家塾親授小學讀書警異才日益進

賜暇讀書奉教撰讀書堂記同時被選六人 公年最少

成廟深加奬愛教曰金訢書偉能文皆當進用特加一
資

以親老乞養除咸陽郡守先是 上命公與俞好仁每歳
録進所製詩至是録上 特加褒奬 命賜父母米豆

又 下書諭曰爾以文章致身昵侍經幄爲子所器者
久矣以親老辭職求養得除遊邑蓋出於不得已也予
以爾侍從之故下諭監司致餼于爾親使鄉里知以爾
稽古之力榮及其親爾其知悉公上箋陳謝及在郡丁
内艱又 命賜賻祭米豆外官賻典前所無也

甲寅出按湖西其冬 成廟賓天承諱晝夜號慟欲絶仍

書十絶以寓哀慕之意其曰淚盡眼枯膓欲裂青山無
語日西頹其攀髯莫逮之慟可以想見矣

公天資英特氣宇宏深律身修行一以小學爲本事佔畢
齋益肆力於學問文章經術冠冕一世所交遊皆一時
名流鉅公相與講論朝典切磨文史諸公莫不敬重並諡
狀

公踐履篤實談經論史無不透徹佔畢齋嘗曰吾與太虛
講學若決江河太虛我師也虛菴遺稿附錄

成廟命曺梅溪偉纂集佔畢齋所著文梅溪以弔義帝文
首錄于集戊午獄起柳子光議燕山曰書偉首錄義帝

文頗有意燕山大怒時梅溪以賀正使朝天未還燕山命越江卽時處斬梅溪一行到遼東始聞之一行蒼黃罔措梅溪之庶叔仲嘗聞遼地有善卜者就問吉凶其人推數無他言只書一句詩曰千層浪裡翻身出也須巖下宿三宵仲回報梅溪曰初句似是免禍下句難解相與惆默飲泣行到義州鴨綠江邊有官人請候一行失色以謂金吾郎來候行刑者相對嗚咽梅溪曰命在須刻仰天吞聲過江聞知李相克均營救只拿來推之耳一行喜幸乃悟卜者之詩千層浪裡翻身出政謂此也被拿來京竟得不死杖流義州移配順天病死迺葬

于金山故鄕終未解下句甲子禍起燕山追錄前罪命
剖棺斬屍曳置墓前藁下暴屍三月不許收葬曺伸始
記遼卜者詩兩句皆合首尾惟歎不已此亦理有難曉
思齋摭言

其配順天寒暄堂金文敬公宏弼適與之同配嘗與講論
不輟及卒文敬公往其喪其祭文曰螢英早世聲動海
東一佩郡符民家其澤宣化兩道人思其德文爲華國
詩稱冠冕特荷尊眷分若弟兄將謂仰賴以度殘生豈
料於今棄我而先云云 海林
公雖在廢錮未嘗介意以文史坐謫兩循手不釋卷人有

願學者輒引罪辭却若固請則亦諄諄教誨終日不倦
嘗草梅溪義詰未成藁而卒

公嘗於廬墓時有意禮學捃摭禮記家禮中冠昏喪祭切於日用者間亦參以己意未及名篇付諸義詰之中而竟失於籍沒之際所著詩文章疏甚多論學論道之書亦至累千餘言而並見失並行狀

梅溪謫居順天時錄重遊藏義寺詩寄許右相獻之曰匡山讀書處重到意悠哉花氣薰金砌茶烟颺石壇魚跳戲碧澗鳥下印蒼苔髣髴三生夢夷猶晩未回敘且後云偶閱書篋得此詩草乃壬子三月十七日同著之叔

强此韶獻之克己遊藏義寺所作也是時耆之同樞叔
强小司徒次韶獻之左右承旨予爲右副克己副校理
回休告出遊可行以眼疾不至坐水閣小飲移坐溪上
濯足露頂脚據盤石抵掌劇談造紙署別坐朴守經李
峽供具小酌及暮而還初丙申六月承命讀書本寺至
戊戌三月而罷及今壬子已十五年吾六人者俱無恙
位通顯榮幸至矣供職之暇尋討舊遊珪璧相映墳處
相和其爲樂何如也自壬子抵今僅十稔而次韶克己
下世余與可行流落海隅追念往日恍然如夢世事之
難常悲歡之易變可勝慨耶復次前韻以寓感傷之懷

云十年歡笑地回首意悠哉家家登蘭省濵濵闇夜臺龕燈明石屋山雨濕階苔歷歷追前事唯應夢屢回辛酉三月初吉書于昇平之蒼蕾亭_{謏聞鎖錄}

洪虛白貴達贈公燕行序曰文章非三代兩漢不居相道以皐夔稷契為期又撰公墓誌銘曰奎璧其精鸞鳳其姿為世之祥錦心繡腸噓雲吐虹禹丈文光

梅溪集此人雖不知此學其遺風餘韻足以使人興起常慕之_{退溪文集}

順天府西有溪名玉川距公居甚近遂累石為臺名之曰臨淸作記以著之與寒暄先生常遊泳於此其後退溪

先生書臨清臺三字於石面龜巖李公楨措景賢堂於
溪上刻公記文

崔溥

字淵淵號錦南羅州人景泰甲戌生　成宗十三年

壬寅登第丙午魁重試賜暇湖堂歷修撰校理奉使

濟州漂風到中原浙江還拜藝文應教司諫燕山戊

午以金宗直門徒杖配端川甲子被禍　中廟朝

贈都承旨

公自居泮宮才名大振與申公從濩等爲友及筮仕立朝

參修東國通鑑著論一百數十首明白的確大爲時論

所推許 柳眉巖希春撰日記

戊申濟州推刷敬差官崔溥奔喪漂到浙江台州　帝命

賫衣糧護還本國日月錄

崔溥漂海還歷叙海路遠近氣候之不齊水色青紅黃白黑竒恠之狀及中朝沿路道里山川橋梁郡邑官府戶口民俗風謠舟車衣食制度為路程記以進紀年通紀

壬子正月免喪除持平諫官以前日初喪應命撰錄為過而駁之 上以其議為太深御宣政殿引見問漂流首末公細陳榻前 上嗟歎曰爾跋涉死地亦能華國乃賜衣一襲日記

戊午史禍起以家莊佔畢齋集受拷訊以杖流端川公既至謫所處之坦蕩到甲子十月燕山拿致詔獄將行刑

前夕金公銓洪公彥衡等以輕繫同處以酒餞公受飲

訣別丁寧神色不亂揚揚如平時

先生博覽載籍談洽過人尤邃於易教導多士亹亹不倦

海南爲縣僻在海隅舊無文學禮儀亦荒陋先生受室

是邑累年遊處以正論變陋俗又得尹孝貞林遇利二

秀才及我先人倒廩傾囷而誨之三人以所學授徒一

鄉遂爲文獻之邦官京洛時亦有英材朴闓等數十人

從之謫端亦有權遇蘭等質疑請益先生嚴厲廉介居

家未嘗爲齷石謀出入臺諫侍從急於報國奮不顧身

屢進危言力扶大義自少抱經濟之才百無施一遭値

否運卒死非辜士林痛惜先生旣酷沒又無嗣子其平
生著述散亡希春收拾於六十年之後謹得䟽碑銘七
首並東國通鑑論爲二卷鋟諸梓以傳將來其氣節之
勁特經綸之規模議論之精切觀於此者尙可以識其
一端云日記
崔應敎溥宋正字欽同時在玉堂俱受由下鄕相距十五
里一日正字訪應敎於家語間應敎曰君騎何馬來郞
正字曰馹也應敎曰國之所給止于君家自君家至吾
居乃私行也何至乘馹歸朝應敎啓此意嚴之正字來
辭於應敎則曰若君少年輩後當操心可也 祖宗朝

士大夫奉法朋友勸勵服義可以想見 前言往行錄

成廟朝崔溥爲司諫鄭光弼南袞爲左右正言崔溥題詩契軸末句曰後人指點摩挲處不知某也回某也忠崔公此句雖或偶然而成味其辭意似專爲二公他日行事而發者君子一言能不爲忠邪之鑑戒邪其可畏哉 寄齋雜錄

金馹孫

字季雲號濯纓金海人天順甲申生 成宗十七年丙午生員第一進士第二是年冬擢甲科薦入史局賜暇湖堂歷弘文博士校理吏曺正郎燕山戊午被禍年三十五後 贈都承旨

金濯纓馹孫家在清道清道乃慶尙之左道也濯纓未第時每赴左道鄉試右道則權弘屢居魁而不相識俱赴會試到京一日權弘來訪濯纓倒屣出迎引坐問君常解額未知讀何書而能文乃爾弘曰他書未曾下功但熟讀通宋爾濯纓即偃臥以示輕侮之意無復賓主之

禮

駙孫嘗赴別舉兩兄駿孫驥孫以濯纓之借手而皆中初試及殿試之日駙孫代製兩兄之策而已則不製蓋欲以壯元讓其兄而已欲為後科壯元兩兄俱登第而駿孫則第一後榜殿試考官心知駙孫之作而忌其人抑置第二閒帖為第一駙孫聞而恚曰閒帖何等人也痛恨不已 前月汀漫錄

公受學於文簡公慷慨有大節磊偉有器局文章汪汪若河海在壽堂著秋懷賦氣像於此可見及其立朝好盡言不避權貴 僻影一班

鄭文翼公與金濯纓俱受兩南御史之命同日辭朝抵龍仁縣以其相善也偕宿客館之一室濯纓慷慨論時事語多過激文翼屢止之曰言不可若是濯纓輒奮曰士勛亦爲此卑下之論何忍作無氣節之腐儒耶遂夜竟不相契云

南止亭登第當唱榜之日與同年曉詣光化門外忽有一先生到紅戟階前呼南家新來止亭趨往則其先生語止亭曰爾以不得爲壯元爲憾耶中朝則猶東坡我國則余皆爲第二名汝可以此自慰而無憾也暗中不識誰某頗恠之使從入問於其先生傔從則乃是金馹孫

云蓋濯纓平日以不得爲壯元介然于懷而適止亭爲第二因此呼止亭而所言若此以泄其平日不平之意云（月汀漫錄）

金馹孫 成宗朝爲獻納嘗疏論李墩與成俊互相傾軋將成牛李之黨及燕山戊午修 成宗實錄開史局克墩以堂上見馹孫史草書己惡甚恚且書 世祖朝秘事克墩欲因此報怨一日密語摠裁官魚世謙曰馹孫敢毁 世祖臣子所不忍見何可不聞於上乎世謙愕然不答仍謀於柳子光子光攘臂曰此豈人臣所敢遲疑者耶即往見尹弼商盧思愼韓致亨光以 世祖寵

待之事動其心乃言駟孫敢誣　先王欲以彰主惡而
揚其直人臣見此不道之事固不可掩置也三人果皆
聽從俱詣差備門外呼都承旨愼守勤附耳語良久乃
啓初守勤拜承旨臺諫以爲外戚得權之漸力諫其不
可守勤嘗語人曰朝廷是文臣掌中物我輩何爲至是
群怨叢集主又猜暴不好學問尤惡文士曰要名凌上
使我不得自由者皆此輩也常鬱鬱欲一快其志及聞
子光所告卽命於南賓廳設鞫 休窩雜纂
時駟孫得風疾在咸陽鄕家主命義禁府經歷洪士灝都
事愼克成馳往拿來令別監往中路察往來遲速所已

拿至主御修文堂鞫之問史草何以誣書 先王朝事
供曰史記有先是有初云故追記 世祖朝事 德宗
貴人權氏事聞於貴人之姪許磐云又鞫請復昭陵事
供曰 先王立崇義殿封王氏後欲聖朝行仁政故云
爾駙孫爲忠淸都事時上疏請復 昭陵故並鞫之又
鞫後殿曲事供曰昔在西湖也茂豊副正摠携琴相訪
彈後殿曲其音哀切非治世之音故並及於史草再三
盤問同議史草之人只供臣旣輸情請獨死洪士灝搜
駙孫家得李穆書言史事問士灝駙孫在遂云何士灝
曰駙孫云此必李克墩發史事也克墩爲全羅監司時

遺 成廟喪好長與妓及貪贓事吾書諸史草亮巖祈
其刪去吾不從故懷怨云云被極刑 野言別錄
校理金馹孫真希世之才廟堂之器論議國事是非人物
如青天白日惜乎廢君忍能棄市耶 師友言行錄
金季雲實間世之士也逢時不祥被禍而死但其禍之首
尾及身後洗雪之未盡後生不能詳知南止亭挽其還
墓之詩載之備矣其詩曰鬼神花昧然天道諒難知好
惡與人異禍福恒舛施悠悠此宇宙修短同彼咎焉知
髑髏樂不易南面治達觀付一笑浮雲於渺瀰獨憐名
世人其出每遲遲契闊數百年乃得一見之見之又不

遂至治寧有期吾生亦何幸得與君并時文章漢西京
人物宋豐沛太息又病哭當仁輒敢爲寧知絳灌屬切
齒從傍窺傈然囊頭木遽及東市衰萬事何所無東海
浩無涯世平法又弛善惡自分歧如何著雍究尚未大
斁披春秋起諱例定褒多微辭聖人與天同後世非敢
追執筆書所聞史官之常規所聞有正謬乃是一家私
編摩自有局削僞乃其宜只是腹中釰強覔毛底疵豈
非元魏人列惡張道達當官有不謹厥罪固當笞賢能
又未減八議在所師無人持此語一決九重疑星歲行
欲周永結識者悲坡陀城東土草草難掩屍情鍾有子

姪卜地謀遷移君今九天上俯視息相吹噓蟻既不悖
況問彼與茲人間自區區為便歲時祠墓涼本川縣中
有山遠邇他年纂爲誌錄墓當不遺未句並謂李雲之
墓當錄於爲誌云爾然具後撰續與地勝覽郎官等錄
李雲墓以進堂上一負曰李雲官非宰相而又非諡學
遂抹而去之此豈盛世至公之論乎識者重爲李雲恨

之
稗官雜記

龍仁居尹県濯纓之甥姪也到京謁止亭止亭在相位日
太息曰世寧復知濯纓者更出乎尹曰以大監之文章
嘆羨外叔至此乎止亭曰爾輩正不知文章家蹊徑所

言如此身比之於水濯纓乃江河而余則溝瀆也烏可相方其推重如此云 月汀漫錄

濯纓先生以文章節行冠冕一時不幸遭逢燕山身棄東市禍延士林至今談之者莫不氣塞而哽咽嗚呼豈非世道之所關哉蓋其禍實業於弔義帝一篇未知畢齋之作此文何意先生之錄是文又何見徵皆非後學所敢窺測豈容衆徵其辭章者非聖人達權大用則終不可師法而秉史筆者惟直是職歟雖然先生宇宙間間氣也其生也非偶然則其死也豈人之所能哉惟其著述浩渺灝噩見者皆望洋焉華人至稱以東國之昌藜

然先生生于程朱之後而又與寒暄一蠹諸先生磨礱浸灌則其擇之精而無駁也必有異于漢唐之世矣 渭樓

集序

李宗準

字仲鈞號慵軒義城人　成宗十六年乙巳登第賜
暇湖堂官至舍人燕山戊午被禍
嘗以書狀官赴京見館驛畫屏不佳以筆塗抹殆盡驛官
招通事怙詰之通事曰書狀能書畫必以不滿其意而
然也驛官悟而首肯之回程至其處張新粧素屏二坐
公一書一畫俱臻其妙觀者歎賞戊午謫北界路経高
山驛書李師中孤忠自許衆不與一律于壁上而去監
司以聞燕山以為有怨意逮鞫殺之洪貴達救解不得

茂豊副正摠

字百源 太宗之曾孫錦西湖主人戊午杖流遠地

仍被禍

公搆別墅楊花渡上具小艇魚網邀詩人騷客日致好詩

無慮千百篇申瀜之詩沙暖集群鳥江平浮大陰之聯

尤好

百源天資絶世雖不讀書史而有時綴詩詩語奇妙嘗別

我于晋濟院樓上書扇以贈曰相知八年内會少別離

多臨分千里手掩淚聞清歌塵中辟易

國朝樂律自朴堧以後士人無稱者成化年間有秋任興正

中秀泉副正貞隱百源國聞鄭子芝起而一洗舊習教坊推四人為冠予未解音律日與四子酣暢閑伶人尚論熟矣其論曰有秋心平而手下國聞心酷而手妙百源雄渾而手雜正中調高而氣偏予惟正中遊松都彈琴時親見士人妓女皆泣下聖居山僧不勝出者無幾還都之日乘馬躑躅行人立聽百年之後得此為難氣偏之語無乃過乎百源有秋晉倫樂器日夜肄習正中家不貯器行行到處偶執他器而音律如一也謏聞瑣錄

宗室茂豐正自號鷗鷺主人跌宕不羈有晉時風讀書史學詩文解音律俱極其妙金叅判紐聞琴聲歎曰政如

宮中妝丹爛熳晴天有秋曰金宰相有耳結搆西湖長在漁艇詩人文士𢇁繹江干有俗士至自掉必避秋江詩所謂王孫解刺舟是也凡文淵旁而直而恢公揮公餘皆可人五公子從具父牛山君一時餙𢦤談笑自若

海東野言

朴漢柱

字天支號迂拙子密陽人 成宗十六年乙巳登第歷正言獻納出爲醴泉郡守戊午杖流碧潼甲子被殺 中廟朝贈都承旨

公生有異質幼頴悟莊重已有遠度不與群童子狎戲出語驚人六七歲能屬文一日立於庭中吟成大人特立軒天地之句人皆奇之比長慷慨有大志以古聖賢自期篤信力行博聞強記日誦數千萬言夜以繼晝學問既就識見益高文章氣節出流輩

成廟雅尚儒術銳意文治公自以爲知遇每入對必齋心

甫慮如對神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嘗以正言入經筵

上曰四士俚正言至矣蓋以公不避俚語而多讜直

也

拜昌寧縣監莅政勤敏纖微必察事不辭公手毫釐吏不敢欺道內遠近之獄訟多萃於縣發奸如神剖決如流辦而不得其意者不恨其敗皆稱其明方伯郡縣有難處之事皆來取正然後乃行愛民一出於至誠民有失其所者若以致之必濟後已苟利於民雖勞不憚按行所部深山窮谷靡所不到以洗冤澤物為已任或乘正馬屛徒從經歷雖遠而人不知之尤勤於興學校明教

化遂邑內聰明子弟與之講論聖人修己治人之道爲
政專尙寬厚以敦本善俗爲先民以事至于縣庭必告
之孝悌忠信之道春秋行養老禮躬親勞之問閭疾苦
及喪葬婚嫁左厚賙濟使不失時民俗大化旌其賢表
其閭比比有之凡有徭役必先期行令愚夫愚婦無不
預知以故民不見吏閭里晏如吏民愛之如父母畏之
如神明
公作西軒名之曰秋月軒蓋取秋月照寒水之義也是時
鄭一蠹汝昌爲安陰縣監作光風樓李慵軒宗準爲義
城縣令作聞韶樓而公作是軒有識見之曰觀此三搆

足以知三先生之心矣而斬之制作寔寶爲鼎云

燕山朝拜獻納一日入侍進諫遊宴等事曰自祔　太廟

後　太廟及　諸陵殿一不親祭而遊宴無常至紘以

庇其於孝思如何燕山曰近有眼疾未能行公曰後苑

内馳馬擊毬張龍鳳帳幕於遊宴之時多矣殿下何以

有此教乎燕山勃然變色曰龍鳳帳幕是甭之帳幕乎

公復進曰此皆由民力而出雖謂之臣民之帳幕可也

豈君上自私之物乎又論盧思愼任士弘等事竟爲二

奸所陷

戊午七月以佔畢齋門徒執致京師論決碧潼郡付處庚

甲夏無雨雷震人于闕門命決寃獄又移配平安道付處朝士于兩南公遂量移樂安郡時禍機叵測公處之怡然不變常操在謫所丁父憂以遺衣服設位朝夕擧彌毁戚絶而復蘇者多矣

甲子禍再起公自謫所被執而去過金賅孫謫所賅孫要於路徵諷于公蓋自明也公默然不答金曰有母在須更思量公曰云云而起蓋不可爲毋免禍之意而不能詳也金默然而別歎曰朴某之舍生守正人不可及也五月十五日終命至公臨刑神色不變如平生款所嘗識者曰公輩好在是日晝晦大雨如注烈風雷雹如戊

于定配之日

公自少篤好性理之學沈潛經傳孜孜不輟對案觀書夜深不寐至有達曙諸子百家山經地誌莊老浮屠之說亦皆探討又喜楚辭於庸學兩部則手不釋焉平居出言制行動遵禮義雖遇倉卒未嘗有疾言遽色其事親也篤於愛敬至誠色養溫凊滫瀡靡不曲盡每日鷄鳴必冠櫛正衣省問如禮退靜處一室終日正坐雖家人未嘗見其懈容

公清介絶俗一毫未嘗以非禮取於人家無儋石之儲而處之裕如嘗訪友人家立于門外其家僕告其主曰問

外有客問其儀貌其僕曰身長布狀如琴京蓋識其儉

素也其主曰必朴某也倒屣趨出迎入其家人驚愕云

訓導公但嚴有法度常教公以孝悌忠信之方雖在童丱

出入行止未敢自任寧昌寧時本家未一日程問安奉

養常有定規使不至於濫若踰於規則必却之公從仕

歸覲之日訓導公取見章奏且閱進說太直戒之曰吾

甚惧焉後勿若是公對曰身在言地豈敢隱忍以欺吾

君以負所學哉 並周愽撰行狀

李繼孟 文平公

字希醇號墨巖全義人天順戊寅生成化癸卯司馬

成宗二十年己酉登第歷春坊吏郎典翰承旨戊

午坐佔畢齋門徒杖流雲光 中廟反正拜大憲全

羅京畿平安觀察使戶禮兵判官至左賛成癸未卒

年六十六

公幼時放逸喜遊賛成公殆公尚少母夫人親授之學課

業日進金濯纓馹孫南秋江孝溫皆與爲友佔畢齋金

文簡公按湖南一見待以國士寒暄金先生亦稱其有

経濟才 金精僖尚憲撰神道碑

公爲西伯時思齋金正國爲獻納毁之者曰李公別構大樓於德叢上制宏侈鉅民甚怨苦思齋議於院僚取啓平壤遊觀之所甲於一國不須別搆樓觀年飢民困尤非急務遂遞之後聞則只從遊手官屬架數椽小亭未旬而畢云未幾公爲右贊思齋爲檢詳往謁公第謝罪公置酒開懷大笑曰聞主張論我者甬也此則聞之誤也寧存形跡余嘗嘉歎甬昆彔之志節益勸無忌公之胷次谿然待後進傾倒略無纖芥之嫌嘉奬敢言之士如此其視一遣論劾怏怏怨懥輒思中傷者氣像不侔矣潜谷舊錄

公少與金駙孫李冑同志業交遊累絏 世變身罹流竄而
卓然有守不隨時尚士林倚重之戊寅地震之變嚴張
順孫黜曺繼商是時公奉使朝京及還聞而歎慨時事
遂爲時論所疑論遞二相 己卯錄補遺
己卯諸賢銳意至治公以前輩老成坦然自信不盡爲儒
縛少年新進頗有訾議之者公屬疾歸鄕獨鄭文翼公
惜其去屢言於人已而士禍作奸黨謂公前爲其所斥
必當怨助己首起田閒拜都憲不起身以贊成徵疏至
倡言士林不可摧害力爲申救大忤奸黨 神道碑
公疾篤侍者不覺垂淚公曰吾死尚偶數日毋泣至期謂

留者曰吾命垂盡速移我正寢避席而臥倏然而逝淸谷

舊錄

公天性豁達喜慍不留胷中好善愛才不啻若出己篤於友愛撫養孤姪恩義備至待宗族貧昆弟一視以仁凡有所急無不於公手取濶其朝京也有疾未瘳或勸露章斷免公毅然曰人臣死不辭難遂行屢更變故堅持素節終不失令名公豈非元祐之完人也神道碑

李繼孟倜儻有大節己卯士類處事過中繼孟輒裁抑之

遂被劾歸金堤村舍靜養被罪後召拜貧成晩不以前

事介懷每歎善類見擯群小得志慨念時事憂憊而卒

日月錄

李穆

字仲雍完山人成化辛卯生弘治己酉中進士第二
燕山元年乙卯登魁科爲平安評使戊午被禍年二
十八　中廟朝復官贈吏曹叅判
公性孝友忠直豁達多大節年十四始志于學受業於佔
畢齋之門夜以繼日自是學業大進華聞日播金叅判
首孫爲大司成在泮謂諭異其爲人以女妻之
游太學言論慷慨志氣峻烈以此爲流輩所推服　成廟
嘗有疾　大妃使女巫行禱設淫祀於泮宮之碧松亭
公倡諸生杖其巫而逐之巫訴諸宮中　大妃大怒俟

上疾瘳以告 成廟陽怒命成均館懲録其儒生儒生以為必獲大譴争匹匿公獨不匹匿 成廟尋召大司成敎曰爾能導率諸生使士習歸正予用嘉之特賜酒 并張谿谷維撰墓誌

尹弼商為相用事會天旱李穆以太學生上疏曰烹弼商天乃雨弼商遇諸途呼之曰君必欲食老夫肉耶穆昂然不顧而去後弼商陰勸 上請從 慈殿奉佛穆聞之又率諸生上疏論其奸邪目以奸鬼請誅之 上大怒親問曰若何以斥吾相為鬼對曰所行如彼而人不知所以為鬼 上將下吏政丞李克培曰新學少年不

知事體言雖不中固當容之 祖宗以來儒生言事者
亦有之未嘗有受罪者今若罪之恐妨言路只竄公州
紀年通考
戊午史禍起尹弼商為堂上挾前憾以公嘗受業於金宗
直措殺之 戊午黨籍
公臨刑神氣如常作絶命歌時年二十八至甲子禍及泉
壤 紀年通考
公居家恂恂然和樂至論事是非辨別臧否懍懍切直無
所回避常以扶吾道闢異端為己任其氣節風裁一時
無不傾慕而奸邪已仄目伺隙竟至罹禍

公少時好覩左傳手不釋卷嘗慕范仲淹之德業書諸壁上以寓景仰之意其在太學論事剛直兩司至送書史爭相傳報

趙舜爲正言曾劾盧思愼弼商以私憾陰中公禍作後弼商乃言於思愼曰公亦被劾於趙舜何不乘此時除去思愼不答公之遭禍極慘專由於弼商之主論 幷墓誌

中廟反正命雪黨籍諸賢之寃位堂下者或贈職承旨或贈副提學而當路獻議反以爲被極禍五人事體重大不可容易贈職時有近臣力請恩典自上竟閟俞音只令有司還給職牒籍沒之物云天日重明而公不得被

榮贈之加九地幽宪何時可伸痛益切恨益深而已矣

補遺

任熙載

字敬輿號勿庵豊川人成化壬辰生燕山四年戊午
登第以佔畢齋門徒杖流仍被禍

熙載善書嘗題祖舜宗堯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蒼生不知禍起蕭墻內虛築防胡萬里城一絕于屛上燕山一日倖幸士洪家見屛問之曰誰所書也士洪對以實燕山怒色曰卿子不肖人也我欲殺之於卿意如何士洪即跪對曰此子性行不順果如上教臣曾欲啓之而未果遂被禍或曰熙載常諫其父故士洪不悅而譖之云 戊午

熙載年十五覡進士二十七登第書法得松雪體方燕山篠都城書此絶句燕山見而怒杖流鍾城尋移原州卒為其父所搆被極刑原州月来山下有嗽石亭熙載量移時所遊也以士洪為父而有是子此所謂不係世累者耶可傷也已 休窩雜纂

任熙載與予詩酒相從登第毒隕於非命衆哉丙辰夏寓東江有觧悶詩十二絶寄我今録二首於此養素堂中十二春悲歡無日不相親浮雲已去流水盡燕語雕樑席滿塵年將而立貴居諸功業無成鬢髮踈頻有江頭數椽静経春閑曬腹中書 謏聞瑣録

許磐

字文炳陽川人燕山四年戊午登第權知承文院副正字同年被禍

許磐癸卯進士志於性理之學恬於進取欲事事慕古師友大猷大猷服具端雅出於天性陰補社稷務奉時左相洪應爲提調文炳說之曰　王世子國之儲君也東方萬姓之所仰賴者今與宦寺居處進見書筵之時少遊玩狎昵之時多請云云師友名行錄

才學絶人華藻逸發不幸於非命慕齋先生集